



韓文卷之二十八

碑誌

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
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
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
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
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
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
急世之要耻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旣孝旣忠持官
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温

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剗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
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掙鎖擴門悉弃倉實與民活數十萬
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告無
事遷貞于衡法成令脩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媚
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
相德宗還王于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
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于
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
徃戍界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
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
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爲

使者從一騎蹕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
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
弃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
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
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
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
曹誅五畀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選最鋒蔡山踣音之剗斬
之黃梅大鞞音長平鏃音廣濟掀斬春撇斬水掇黃岡筴
古業切漢陽行趾音漢陽行趾音漢陽行趾音漢陽行趾音
其州斬僞刺史標音光之北山音隨光化梏其州
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

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買不變田之果
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
臨荆及襄負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希烈北取
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
距賊死咋反革切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
始政於温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歛貴出民用有經一吏
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
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彛將愼將鏐將潛偕盡
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
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爲少宗正兼御史中
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斬沔安黃提其師
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斬安黃寄惠未亡今
余亦受命有事于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
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
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
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
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
弱疆音懇其姦猖以報于宗以昭于王王亦有子處王之
所唯舊之視蹶蹶陞陞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息國夫人墓誌銘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諱樂守邊有勞

韓文 卷之二十八 三
詔曰樂妻何氏可封息國夫人元和二年李公入爲戶部尚書薨夫人遂專家政公之男五人女二人而何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教養嫁娶如一雖門內親戚不覺有纖毫薄厚御僮使治居弟生產皆有條序居卑尊間無不順適命服在躬承祀孔時年若干元和七年甲子日南至以疾卒明年八月庚寅葬河南河陽夫人曾祖某綏州刺史祖某潞州別駕父某晉州錄事參軍二男戡左威衛倉曹參軍成左清道率府錄事參軍戡強以肅成敏以和女子嫁興元參軍鄭博古將葬戡與成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愈乃爲銘曰

男主外事治不爲易施於其家難甚更治又况公侯族大而貴夫人是專厥聲惟懿昔在貞元有錫自天啓封備服以疇時勲婉婉夫人有籍宮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隨葬東土在河之陽遙望公墳而不同藏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旣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旣至對語驚人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踏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

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去聲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衛曹參軍克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閩音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

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佺他頂切其季始十歲銘曰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

韓文 卷之五十八 四

祗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
幽墟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敬之
女嫁扶風馬氏爲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少府監西平
郡王贈工部尚書之夫人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
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
者內外親咸曰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
有幽間之德爲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
祥夫人適年若干入門而媪御皆喜旣饋而公姑交賀克
受成福母有多子爲婦爲母莫不法式天資仁恕左右媵

侍常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二三
雖有不懌未嘗見聲氣元和五年尚書薨夫人哭泣成疾
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于其夫之封
長子殿中丞繼祖孝友以類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丈
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乃公言然吾
宜銘銘曰

陰幽坤從維德之恒出爲辨強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
多譽來嬪大家不介母父有事賓祭酒食祗飭協于尊章
畏我侍側及嗣內事亦莫有施齊其躬心小大順之夫先
其歸其室有丘合葬有銘壺彝是收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虛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冲貴顯拓
拔世父憚河南温縣尉娶陳留太守薛江童女生六子君
最後生愛於其父母年少長喜學學無所不通最深於五
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
相並去聲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
失一二其說汪洋奧美關節開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
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千忽切然失之星官曆翁莫能與
其校得失進士及第試書判入等補秘書正字母喪去官
卒喪選補太子校書河南尹奏疏授伊闕尉佐水陸運事
故宰相鄭公餘慶繼尹河南以公爲運佐如初宰相武公
元衡之出劔南奏奪爲觀察推官授監察御史未幾御史

臺疏言行能高不宜用外府即詔爲真御史半歲分部東
都臺遷殿中侍御史元和八年四月詔徵旣至宰相欲白
以爲起居舍人經一月疽發背六月乙酉卒年五十二其
年十月戊申葬河南洛陽縣距其祖澠音泚池令府君僑墓
十里君昆第六人先君而歿者四人其一人嘗爲鄭之榮
澤尉信道士長生不死之說旣去官絕不營人事故四門
之寡妻孤孩與榮澤之妻子衣食百須皆由君出自初爲
伊闕尉佐河南水陸運使換兩使經七年不去所以爲供
給教養者及由蜀來輩類御史皆樂在朝廷進取君獨念
寡稚求分司東出嗚呼其仁哉君亦好道士說於蜀得秘
方能以水銀爲黃金服之冀果不死將疾謂其友衛中行

韓文卷之二十八終
大受韓愈退之曰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左人曰
是所謂大還者今三矣君既歿愈追占其夢曰山者良良
爲背裂而流赤黃疽象也大還者大歸也其告之矣妻范
陽盧氏鄭滑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羣之女與君合德親戚
無退一言男三人長曰初協律次曰處其幼曰還適三歲
女子九人銘曰
不羸其躬以尚其後人

韓文卷之二十八終

韓文卷之二十九

碑誌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
銘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十九歲
明兩經獲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
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
師賢而愛之父子間自爲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
累踐大官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晨昏之助
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鋤削荒類
音納之太和而已其囊篋細碎無所遺漏繫公之功上介

尚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齒差太師標望絕人聞其所為每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及來佐幕府詣門請交屏所挾為太師薨始以秘書郎選叅軍京北府法曹日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已見歲中奏為司錄叅軍與一府政以能拜尚書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恒州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為糧料使兵罷遷商州刺史糧料吏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公不與吏辯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中年四十九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許歸葬其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于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

凡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惠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為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曰居敬尚小長女嫁吳郡陸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令歸公歿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為太子舍人將葬舍人與其季弟解戶切問銘於太史氏韓愈愈則為之銘辭曰物以久弊或以轆音歷毀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

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與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弊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玠音彬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艷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内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劇居衛切目鉢時橘切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搯音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掇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旣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旣

得卽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内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叅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閩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艷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韓文 卷之五十九 六十三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唐故祕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君諱郁字古風河南人常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憲公諱及之第二子憲公躬孝踐行篤實而辯於文勸飭指誨以進後生名聲垂延紹德惟克君生之年憲公沒世與其兄朗畜於伯父氏始微有知則好學問咨稟教飭不煩提諭月開日益卓然早成年二十四登進士第時故相太常權公掌出詔文望臨一時登君于門歸以其子選授奉禮郎楊於陵爲華州署君鎮國軍判官奏授協律郎朋遊益附華問彌大元和元年對詔策拜右拾遺二年兼職史館四年遷右補闕詔中貴人承璀將兵誅王承宗河北君奏疏諫

召見問狀有言動聽其後上將有所相不可於衆君與起居舍人李約交章指摘事以不行五年遷起居郎爲翰林學士愈被親信有所補助權公旣相君以嫌自別改尚書考功員外郎復史館職七年以考功知制誥入謝因賜五品服八年遷駕部郎中職如初權公去相復入翰林九年以疾罷尋遷祕書少監卽聞于郊十年正月病遂殆甲午輿歸卒於其家贈絳州刺史年四十男子二人長曰某早死次曰天官始十歲有至性聞呼父官與聞弔客至輒號泣以絕女子一人夫人天水權氏贈太子太保真孝公臯之承孫故相今太常德輿之女胤慶配良是似是宜四月已酉其兄右拾遺朗以喪東葬河南壽安之甘泉鄉家塋

憲公墓側將以五月壬申窆謂愈曰子知吾弟久敢屬以銘銘曰

於古風襮

布谷切

順而裏方不耀其章其剛不傷戴美世令

而年再不羸佳後之成

唐故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尚書虞部員外郎安定張君諱季友字孝權年五十四病卒東都明年兄子塗與其弟庾琰等護柩歸葬長安縣馬額原夫人北海唐氏之封前事塗進韓氏門伏哭庭下曰叔父且死幾於不能言矣張目而言曰吾不可無告韓君別藏而不得韓君記猶不葬也塗為書致吾意已而自署其末與封敢告以請愈既與為禮發書云云其末有復語

千萬永訣八字名日月與封皆孝權迹孝權與余同年進士其上世有暱者當宇文時為車騎大將軍郿城太守卒葬河北謚曰忠公至孝權間五世矣孝權大父諱孝先太子通事舍人父諱庭光贈綏州刺史綏州之卒孝權蓋尚小母曰太原縣君卒既葬孝權守墓樹松柏三年而後歸選為河南府文學去官徐州使拜章請為判官授協律郎孝權始不痛絕詔下大悔即詐稱疾不言三年元和初徐使死孝權疾即日已試判入高等授鄆縣尉明年故相趙宗儒鎮荆南以孝權為判官拜監察御史經二年拜真御史明年分司東臺轉殿中按皇甫氏子母病不侍走京師求試職宰相怒曰吾故皇甫氏御史助所善相戲法侮我

皇甫媪何疾銜未決皇甫母病果死得解遷留司虞部員外郎孝權爲人孝謹與人語恐傷之而時疑疑有立與孝權游者極衆而獨以其死累余可尚也已是爲銘

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宦北方樂其上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爲兒時重遲音不戲恒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于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游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歛雖不卽降約其徒不得爲虐琳降公常隨琳不

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還招起之爲環檄李納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恒魏皆疑惑氣懈環封奏其本德宗稱馬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擊李希烈陳州城下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爲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騎步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

韓文 卷之二十九
校工部尚書代說爲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
俱天子人奚爲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
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慚其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
交跡吏不何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元和
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
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卽罪詔還京師卽其
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
公不肖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勅無亟
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爲恭卽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
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爲之
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卽弔其家明年某月某甲
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
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
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朴直忠厚便
弓馬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
相與選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亡後人
之慶

韓文卷之三十

碑誌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贈太子洗馬
 諱某之孫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
 士舉君獨不以俗為事樂弛置自便父中丞薨既三年與
 其弟中行別曰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續聞
 成宗唯服任遂功為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
 不足自貫射音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於刀為
 黃金可餌以不死今於若丐我我即去遂踰嶺阨南出藥
 貴不可得以于容帥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日具許

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爲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遷于桂從之帥坐事免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謂君曰幸尚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某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附先塋於時中行爲尚書兵部郎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要無有弊精神以弃餘賈於人脫外累自貴珍訊來世述墓文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爲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二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歆揖起趨去無敢闌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帥它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

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
不訴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
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爲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
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
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緡六千屯比郡
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䟽言治迫嶺下
民不識蚕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謹爲賀改
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
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爲法不可貪官害民留噤不肯
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
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
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公
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
辱又奚爲於京師間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
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其所其兄將作少
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爲御史被讒俱爲縣
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唯其頽頽以世
厥聲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公諱惟簡字某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太傅初姓張氏
肅宗時舉恒趙深冀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匹以

歸聽命天子嘉之賜姓曰李更其名寶臣立其軍號之曰
成德由是姓李氏太傅薨公兄弟讓嗣公竟弃其家自歸
京師及兄死家覆有司設防守德宗如奉天守卒出公即
馳歸與母韓國夫人鄭氏拜訣屬家徒隨走所幸道與賊
遇七鬪乃至有功遷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從幸梁州天
黑失道識焦中人聲得見德宗於盩厔音屋西上曰卿有
母可隨我耶曰臣以死從衛及幸還錄功封武安郡王號
元從功臣圖其形御閣而以神威將軍居北軍衛久乃加
御史大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遷神威大將軍加工刑二曹
尚書天威統軍又改戶部尚書金吾大將軍有長上萬國
俊者以軍勢奪興平人地吏憚莫敢治及公爲金吾興平

人曰久聞李將軍爲人公平庶能直吾屈即齎縣牒來見
公發視立柱國俊廢之以地還興平人聞者莫不稱歎於
是天子以公材果可任用治人將兵無所不宜元和六年
即以公爲鳳翔隴州節度使戶部尚書兼鳳翔尹隴州地
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吏不得息公以爲
國家於夷狄當用長筭邊將當承上旨謹條教蓄財穀完
吏農力以俟不宜規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
市耕牛鑄鑄音山監鉏陟初以給農之不能自
具者丁壯興勵歲增田數十萬畝連八歲五種俱熟公私
有餘販者負入褒斜船循渭而下首尾相繼不絕十三年
公與忠武軍節度使司空光顏邠寧節度使尚書劔俱來

朝上為之燕三殿張百戲公卿侍臣咸與既事勅還公因
進曰臣幸得宿衛四十餘年今年老斥外任不勝慕戀願
得死輦下天子加慰遣馬還鎮告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
五十五計至上悼愴罷朝遣郎中臨弔贈尚書左僕射以
其年十一月景申葬萬年鳳棲原夫人博陵郡崔氏河陽
尉鎬之孫大理評事可觀之女賢有法度公有四子長曰
元孫三原尉次曰元質彭之濛陽尉曰元立興平尉曰元
本河南參軍皆愿敏好善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
子元立與其昆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曰先人常有託於夫
子也愈曰太傅功在史氏記僕射以孤童囚羈京師卒能
以忠為節自顯取爵位立名績使天下拭目觀父母與榮

焉既忠又孝法宜銘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興僕射童羈孰與之朋遭國之難以節
自發致其勤艱以復考烈孝由忠立爵名隨之銘此玄石
維昧之詒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少府監胡公者諱珣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八月
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夫人天水趙氏祔焉其子逞迺巡遇
述遷造與公婚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行治歷
官壽年為書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
上請為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胡姓本出安
定後徙清河於今為宗城屬貝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

材徵爲麟臺正字父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冀氏令贈潭
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勸學立節槩非其身力不以衣食
凡一試進士二即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樂爲儉勤自
刻削不干人以矯時弊及爲富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中
四年侍郎趙贊爲度支使薦公爲監察御史主餽給渭橋
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考覈羣吏多
坐貶死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賈
耽以節鎮鄭滑以公佐觀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
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
務種樹爲業以自給教授子弟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
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令以治辦遷尚書膳部郎中
改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噐率
博士生講讀以時如法以祠人吏聚觀歎息遷舒州刺史
州歲大熟麥一莖數穗閭里歌舞之考功以聞遷尚書駕
部郎中數以事犯尚書李巽巽時主鹽鐵事富驕恃勢以
語丞相由是退公爲鳳翔少尹巽死遷少大理改少詹事
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祗力事職不懈可嘉拜
少府監兼知內中尚明年以病卒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
安致官九卿爲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
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謂成德銘曰

竭竭

丘竭切

胡公旣果以方挾藝射科每望如望

音人求於

人我已爲之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因官立事隨有可載發

韓文 卷之三十一
跡餽軍遭讒府介去居陵下爲吏爲隱坊舒之政于茲有
靳守官駕部名昇已屈躋于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
子耻之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公後
人無怠嗣慶

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
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爲
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
丘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爲唐上庸
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涼曾孫諱倕贈尚書
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

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臯以忠孝致大名去
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
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
謚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
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
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
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讖排姦倖與陽
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
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
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
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

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
爲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
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
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
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
不矜主已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
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
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
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
于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痾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
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

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
皆喜聞若已與有無忌嫉者于頓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
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言曰
頓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頓
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
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
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爲文辭擅聲於
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
不俸餘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既
葬其子監察御史據音渠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嬴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

安丘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
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
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毗
無黨無讎舉世莫疵人所憚爲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
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
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旣
除旣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
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
慝適去稂莠不薶奴豆切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

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旣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
天旣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
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
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
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
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
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
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
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
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
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

東魏博郤音合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
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
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
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
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
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
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
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
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
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
吏庾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閱士大夫戰甚苦自今

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
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
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
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
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
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
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
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
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
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
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

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
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
舊官相而以其副揔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
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

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
而圯鄆鄆切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
能尅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
外多失朝曠不獄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
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
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謹欲事故常始命

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
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
天誅乃赦顏胤勣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
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旣翦
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
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
道無留者額額蔡城其壘千里旣入而有莫不順俟帝
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
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
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

韓文卷之三十一
人進戰退戮今盱而起左殮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備選
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
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
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古郎切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
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借來同我太
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
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
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韓文卷之三十一終

韓文卷之三十一

碑誌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
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
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
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
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
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
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
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

韓文 卷之五十一
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
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
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
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
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邊豆薦裸興俯不
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
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
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
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報蒲
切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
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

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
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
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擢
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賜載
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几利切五鼓既作牽牛正
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
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秘
怪恍惚畢出蜿蜿音鴛虵虵音蛇來享飲食闔廟旋艦音盧祥風
音標送颿音凡旗纛旄麾飛揚音掩藹藹音掩藹藹音掩藹藹音掩藹藹音掩
武夫奮擢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
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昏熟明年祀歸

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
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耄艾歌
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
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
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
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
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
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
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
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
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

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
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
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旣足旣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
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
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弃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
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
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
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

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旣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况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

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庠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君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誓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太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付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

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
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繫脩豬牛鴨鷄肥大蕃息
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
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
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
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旣皆悅喜常與其部將魏忠
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
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
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
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
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

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
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
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
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
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
兮不嘖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
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後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
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
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稭稭克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
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黃陵廟碑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
有石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
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
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
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
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
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
及道死沅音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
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
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

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
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
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
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
死沅湘之間今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没皆曰陟陟昇也謂
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
之没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
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
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
而溺者皆不可信二妃旣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
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民之

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
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厲毒所
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
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圯桷腐瓦
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謂
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
旣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

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

神道碑銘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爲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

狄有功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博士徵不

就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爲君子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

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暕音東歷御史屬三院止尚書

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傅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

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弟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

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

折官位輩行下浪切願爲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與陽城

合遏裴延齡不得爲相德宗初怏怏無柰久而嘉之其後

入閣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

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

省中伏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

韓文公傳
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爲人不直視由此貶連州司
戶移夔州司馬又移荆南因佐其節度事爲叅謀得五品
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
未幾爲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
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爲計度論議直其寃由是出爲
峽州刺史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爲婺州時疫
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
閭完復制使出巡人填道迎顯公德事具聞就加金紫轉
蘇州變其屋居以絕火延隄松江路害絕阻滯秋夏賦調
自爲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爲天下守之最天
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

之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
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未
棄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俾治之當不自愧
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奏罷權酷錢九千萬軍息
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釋囚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
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絕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罷軍
之息錢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三年法大成錢餘
於庫粟餘於廩人享於田廬謳謠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徵
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
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
於某處某旣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又請詩以揭

之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涿涿而停鞞爲華英不矜不盈孰播其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遏堅懇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竭心恩顧日渥翔于郎署騫于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于權以直友寃敲撼挫摠竟遭斥奔久淹于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暘以醒坦之敞之必絕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凋郡庸以自效上藉其實俾統于洪逋之攸除姦訛革風祛蔽于目釋負于躬方乎所部禁絕浮屠風雨順易稔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謳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埃奄忽滔滔維德維績志于斯石日遠彌高

韓文卷之三十一終

韓文卷之三十二

碑誌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音假者其地於今為

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

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

可不與人交眾推以為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

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

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為宣武軍帥有汴宋毫潁四州

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侶

侶音侃自將不縱為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

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
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
徒歎竒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
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
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
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
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
尚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
當此時陳許帥曲還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
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
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

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孀

呼豪切

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

揃刈不足令震駭

或作駭

命劉錡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

數

上聲入聲

與

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

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謹呶叫號于城

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

使謂曰汝能越五界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師

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

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

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

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

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

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冠乞降鄆部旣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旣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

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克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附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

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爲已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
女請昏使日月至旣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
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
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
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克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
書令治蒲于時弟克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
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
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
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
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
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獠

居利切

將得其人衆乃一悞

丘例切

其人

爲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

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而緣切

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察其

嘖呻與其睨眴

音苟

左顧失視右顧而蹠蔡先鄆鉏三年而

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

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旣廣旣長無有外

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

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

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

莫敢拔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
爽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
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
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
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
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
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
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
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
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

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閑益
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
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借出為刺史而子厚
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
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侷則沒為
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
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
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
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
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
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

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

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特自持其身已能

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旣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

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公諱道古字某曹成王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王曹絕輒復封五世而至成王成王諱臯有功建中貞元間以多才能能行賞誅爲名至今追數當時內外文武大臣成王必在其間公以進士舉及第獻文輿三十卷拜校書郎集賢學士四遷至宗正丞憲宗即位選擢宗室遷尚書司門員外郎以選爲利隨唐睦州刺史遷少宗正元和九年以御史中丞持節鎮黔中十一年來朝遷鎮鄂州以鄂岳道兵會平淮西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宗正轉左金吾

上即位以先朝時嘗信妄人柳泌能燒水銀爲不死藥薦之泌以故起閭閻氓爲刺史不效貶循州司馬其年九月三日以疾卒于貶所年五十三長慶元年詔曰左降而死者還其官以葬遂以其年某月日葬于東都某縣公三娶元配韋氏諱脩脩生子紘紘爲進士學女貢嫁崔氏夫人隋雍州牧鄖公叔裕五世孫父士佺蓬山令次配崔氏諱葑生綽紹綰女會嫁鄭氏季毗夫人父昭嘗爲京兆尹今夫人韋氏無子父光憲光祿卿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夫人祔而葬次配崔氏夫人於其域異墓公宗室子生而貴富能學問以中科取名善自傾下以交豪傑身死賣宅以葬銘曰

太支於今其尚有封當公弟兄未續又亡其遷于南年及始衰誰黜不復而以喪歸海豐彌彌萬里于畿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弘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鄆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

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踈數也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詠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

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邪其治官守身又極
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
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生二
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儻後娶河南少尹
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
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關佐三府治謁厥蹟郎官郡守愈著白洞
然渾樸絕瑕謫甲子一終反玄宅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公諱戎字元夫其上祖懿爲晉安西將軍實始居河東公
之四世祖嗣汾陰公諱德儒爲隋襄城郡書佐以卒襄城

有子二人皆貴其後皆蕃以大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
史邠州諱寶胤有子九人皆有名位其最季諱縑爲河南
令以卒河南有子四人其長諱同卒官湖州長史贈刑部
尚書尚書娶吳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皆有名蹟其達者
四人公於倫次爲中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
沈浮閭巷間不以事自累爲貴常州刺史李衡遷江西觀
察使曰州客至多莫賢元夫吾得與之俱足矣即署公府
中職公不辭讓年四十餘始脫褐衣爲吏衡遷給事中齊
映自桂州以故相代衡爲江西公因留佐映治映卒湖南
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表奏公自佐詔以公與冕在冕府
累遷殿中侍御史冕使公攝泉州冕文書所條下有不可

者公輒正之冕惡其異於己懷之未發也遇馬揔以鄭滑府佐忤中貴人貶爲泉州別駕冕意欲除揔附上意爲事使公按置其罪公歎曰公乃以是待我我始不願仕者正爲此耳不許冕遂大怒囚公於浮圖寺而致揔獄事聞遠近值冕亦病且死不得已俱釋之冕死後使至奏公自副又副使事於浙東府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拜尚書刑部員外郎遷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所至以廉真寬大爲稱朝廷嘉之某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至則悉除去煩弊儉出薄入以致和富部刺史得自爲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內竟歲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用其祿以周親舊之急有餘頒施之內外親無踈遠皆家歸之

疾病去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卒春秋七十五奏至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使臨弔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祔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郡李氏皆先卒子男二人曰沂曰洽長生九歲而幼七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旣與公諸昆弟善又嘗代公令河南公之葬也故公第集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放屬余以銘其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之初志不以事累僂俛以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中以自寶不能百年曷足謂壽公宜有後有二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祀

韓文卷之三十二終

韓文卷之三十三

碑誌

楚國夫人墓誌銘

楚國夫人姓翟氏故檢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良佐之女
 今司徒兼中書令許國公之妻前鄜音孚坊節度使散騎常
 侍兼御史大夫公武之母夫人在家以孝友聰明為父母
 所偏愛選所宜歸以適韓氏韓氏族大且貴又太尉劉公
 甥內外尊顯夫人入門上下莫不贊賀事皇姑齊國太夫
 人肅恭誠至奉養不怠皇姑以夫人能盡婦道稱之六親
 其事夫義以順其教子愛以公司徒公曰我之能守貴富
 不危溢者楚國有助焉耳大夫領梁偏師卒就蔡功受節

居藩爲邦家令人父母之教然也夫人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薨于鄜之公府春秋若干大夫委節去位奉喪以居東都詔起之辭以羸毀不任即命又加喻勉固不變天子嗟歎之長慶二年三月某日葬夫人于洛陽北山夫人生二子長曰肅元爲太子司議郎以卒贈尚書主客郎中其次大夫公武也銘曰

翟氏之先蓋出宗周璜顯於魏以佐文侯高陵相漢義以家酬遷于南陽始自郎苗逮魏晉宋代不絕史以至夫人太守之子司徒之妻大夫之母公居河東子在鄜時爲王屏翰有壤千里公曰姑止以承我祀子曰母兮莫我撫已文駟雕軒往來有煒莫尊於母莫榮於妻從古迄今孰盛

與夷用昭厥裔篆此銘詩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胤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于京師人遲音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

其輩皆曰莫先竇生于時公舅素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
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
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
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
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輦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
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
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
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
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
郎官令守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
遏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

兄三第常羣庠鞏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瓊江撫四州刺
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
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鞏亦進士以御史佐
淄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
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
三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
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
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聖愕旋河攢引比相
嬰撥漢納孔軌後去觀去聲津而家平陵遙遙厥緒夫子是
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于幽刻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幾字君嚴事唐爲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履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幾同在南省數與相見幾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

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幾輩在朝不過三數入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邳令笞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䟽理之詔釋下邳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

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
步有下碇定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
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
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
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筭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
南以口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公一禁之有隨公
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
聚為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
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
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為類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
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為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

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歛兵江
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
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
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蹶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
廟廟入海口為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
伐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為詩美之十五年遷尚書吏
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
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為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
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
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
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温質四門博士遵儒遵憲

温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戡戡音衢公於次為第二公之薨戡自湖南入為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戡與公子葬公于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世蘇合切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類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

銘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賤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左江陵使改祠部員

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為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為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為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為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

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
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河南某縣先塋之
側公之爲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其邪是
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
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
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
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
人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
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
所宜閉閣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旦張下民
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

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暎比部員外郎
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
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
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
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脩尚
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已不倦以止乃吏
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
萬世之藏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

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
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
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第拜北平
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
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
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
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
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
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
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
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
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
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
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韓文卷之三十四

碑誌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

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
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
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
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
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
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
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大得
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
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
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祖聖伏道絕塞旣極

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公諱邢

薄經切

字某雍王繪之後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

陽王又追王其祖父曰雍王長平王淮陽生景融景融親
益踈不王生務該務該生思思一生歲比四世官不過縣令
州佐然益讀書爲行爲士大夫家岌爲蜀州晉原尉生公
未晬以卒無家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至五六
歲自問知本末因不復與羣兒戲常默默獨處曰吾獨無
父母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爲人年十四五能闇記論語尚
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餘萬言凜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
爲敵浸傳之聞諸父諸父泣曰吾兄尚有子耶迎歸而坐

問之應對橫從無難諸父悲喜顧語羣子弟曰吾爲汝得師於是縱學無不觀以朝邑員外尉選魯公眞卿第其所試文上等擢爲同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後比以書判拔萃選爲萬年尉爲華州錄事參軍爭事於刺史去官爲陸渾令河南尹鄭餘慶薦之朝拜南鄭令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公走府出其書投之尹前尹慚其廷中人曰令辱我令辱我且曰令退遂怨之拾掇三年無所得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爲資州刺史公喜曰吾將有爲也讒宰相者言之上曰是與其故故得用改拜陝府左司馬公又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責死矣長慶元年正月丙辰以疾卒春秋七十三公內外行完潔白奮厲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曾伯父玄暉有功中宗時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肅如也七男三女邠爲澄城主簿其嫡激鄜城令放芮城尉漢監察御史漣洸潘皆進士及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葬華陰縣東若干里漢韓氏壻也故予與爲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旣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復廟祀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卽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

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轍音歷感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卽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卽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鴞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卽擊君以死君抵死不絕罵衆皆曰

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輦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聞卽自視衣袴薄厚節時其飲食而七筋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竒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

順祗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啞以爲生子獨割也
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
名得猛厲烈音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
者之坦當割也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其上黨人曾大父襲襲贈禮部尚書
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
馬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其
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
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爲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

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祔于
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昌黎韓愈爲之誌
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于王或貳于藩是生夫人載穆
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于行克媿德門肅其爲禮
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煢煢其哀介介其守循道
不違厥聲彌劭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
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
謹爭旣壽而康旣備而成不歉于約不矜于盈伊昔淑哲
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宣墓以贊碩休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翱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
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
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梁武昭
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由侯至于
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
焉其夫人事其妣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
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謹謹手瓦石胥其出
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
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
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間皆驚相告散去後
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翱旣遷貝州君之
喪于貝州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
于開封壙于丁巳壙于九月辛酉窆于丁卯人謂李氏世
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
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翱其孫
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

處士盧君墓誌銘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爲河南法曹參軍河南尹
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官司也我在
不可以爲是廷爭之以死河南怒命卒摔昨沒之法曹爭
尤強遂并收法曹竟奏殺仇籍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徑
歸臥家念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歐血卒東都人至今

猶道之處士少而孤母夫人憐之讀書學文皆不待強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母夫人既終育幼弟與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義女九歲曰孟又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於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一車乘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士妹壻也爲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人豈無有兮彼皆逢其臧子獨迎其凶茲命也耶茲命也耶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太學博士頓丘李千余兄孫女壻也年四十八長慶三年

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予以進士爲鄂岳從事遇方士柳泌從受藥法服之徃徃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鼎按中爲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爲丹砂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誠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旣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竅節以出狂

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
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為藥誤其季建一
日無病死襄陽黜為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
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祕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
器可用棗肉為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
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
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
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為誠者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
不可可也五穀三牲鹽醢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
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醢
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
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
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
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
哀也已可哀也已

韓文卷之三十五

碑誌

盧渾墓誌銘

前汝父母右汝兄汝從之居視汝如生遷汝居今日月之良汝居孔固今後無有殃如不信兮視此銘章

號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安定栢王五世孫獻素爲桂州長史化行南方有子四人最季曰紳卿文而能官嘗爲揚州錄事參軍事故宰相崔圓圓狎愛州民丁某至顧省其家後大衙會日司錄君趨以前大言曰請舉公過公與小民狎至至其家害於政圓驚謝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由是遷涇

陽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頃凡百萬君諱岌桂州君之孫
司錄君之子亦以能官名少而奇壯而強老而通以元和
元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七娶京兆田氏女男曰家女
曰門曰都皆幼初君樂號之土田山水求掾其州去官猶
家之既卒因以其年九月某日葬州北十里崔長史墓西
銘曰

凡兆于茲唯其家之材蓋歸有時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諱好尚書禮部郎中諱雲卿之孫
開封尉諱俞之女開封娶趙氏生二女三男開封卓越豪
縱不治資業喜酒色狗馬趙氏卒十一年而開封亦卒開

封從父弟愈於時爲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擊於關
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女子于周氏況況進士家世儒者
曾祖諱延潭州長沙令祖諱晦常州參軍父諱良甫左驍
衛兵曹參軍況立名行人士譽之韓氏嫁九年生一男一
女年二十七以疾卒葬長安城南鳳栖原其從父愈於時
爲中書舍人爲銘曰

夫失少婦子失壯母歸咎無處

韓滂墓誌銘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相王滂父老成厚謹以文爲
韓氏良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滂其季也其祖諱介爲人
孝友一命率府軍佐以卒二子百川老成老成爲伯父起

居舍人其後起居有德行言詞爲世軌式滂既兄弟二人而率府長子百川早死無嗣其叔祖愈命滂歸後其祖滂清明遜悌以敏讀書倍文功力兼人爲文詞一旦奇偉驟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無假之人邪退大喜謂其兄湘曰某違翁且踰年懼無以爲見今翁言乃然可以爲賀羣輩來見皆曰滂之大進不唯於文詞爲人亦然既數月得疾以死年十九矣吾與妻哭之傷心三日而斂既斂七日權葬宜春郭南一里嗚呼其可惜也已銘曰
天固生之邪偶自生邪天殺也邪其偶自死邪莫不歸於死壽何少多銘以送汝其悲奈何

女挈壙銘

女挈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陽之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挈年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峰驛即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爲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挈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挈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

韓文
夫人盧氏諱某蘭陵太守景柔八世孫父貽卒河南法曹
法曹娶上黨苗氏太師晉卿兄女生三女三男夫人最長
法曹卒苗夫人嫁之唐氏充充明經宰相休憬曾姪孫出
郟綺戟反氏外王父昂中書舍人夫人年若干嫁唐氏凡生
男與女九人年四十二元和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年
四月十五日葬河南府河南縣之大石山下銘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後率其先猷令德是茂爰歸得家九子
一母婉婉有儀柔靜以和命不侔身茲其奈何刻銘墓石
以告觀者

乳母墓銘

乳母李徐州人號正真入韓氏乳其兒愈愈生未再周月

孤失怙恃李憐不忍棄去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所乳
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軍入朝爲御史國子博士尚書
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時節慶賀輒率婦
孫列拜進壽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月十八日疾卒卒三
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于石
納諸墓爲銘

韓文卷之三十五終

韓文卷之三十六

雜文

瘞硯銘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年悲
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
于褒谷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
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埋
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

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魏音販又奴鈎切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僊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姁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音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不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

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

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
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
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
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
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
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
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
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
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
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下邳侯革華傳

闕

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

載糗輿糧之良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

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糧

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

就新駕塵曠音霍又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

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

若霍號歔嚔嚶毛髮盡豎竦肩束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

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

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

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
鬼欺陵太學四年朝壘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
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
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鼻許救切
臭香糗糲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
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
以吾為真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
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音列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
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
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
數與名摘挾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

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祗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
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
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讐冤凡此五鬼為吾五
患饑我寒我興訛造訛能使我迷人莫能問朝悔其行暮
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
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
我所為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
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
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
予雖遭斥逐不忍子踈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
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
 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
 列山澤罔繩擗初朔切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
 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
 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
 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
 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
 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
 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
 土治此民而鱷魚睥何版切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

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

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悉枕切心覲胡典切覲為

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

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

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

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

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

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

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

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

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

韓文
乃止其無悔

韓文卷之三十六終

韓文卷之三十七

行狀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
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
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
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
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

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陞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
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
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
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
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
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
壇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
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壇爾
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旣多乎爾之馬
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
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

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旣又相
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
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
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卽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
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
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
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
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
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
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旣至恒州
恒州卽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

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
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
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
泚臣乎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
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
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
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
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
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
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
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

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
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踈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
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
大金吾為尚書左丞又為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
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
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
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係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
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
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
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
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

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
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實叅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
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旣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
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其病不
能事臣請代其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
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
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旣二日
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
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
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
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毫潁等州觀察處置

等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
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
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
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
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
惟恭權軍事公旣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
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
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
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
及鄆三軍緣道謹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
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

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旣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

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脩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歛旣歛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關其郭闐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旣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爲華

韓文
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
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
化享年七十六階累陞爲金紫光祿大夫勲累陞爲上柱
國爵累陞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
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
所賜名全道爲祕書省著作郎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
爲大理評事解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
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
謹狀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亳穎等州觀
察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進士侯喜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
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
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
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揜卷長歎
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迤邐
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
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
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
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

韓文
卷之三十七
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嘗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犬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脩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曰接膝而不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旣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爲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爲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早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

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爲旱獨陰爲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爲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爲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

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圻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塗斃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爲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况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勅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受恩思效有見輒言

韓文
卷之三
無任懇款慙懼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國子監應三館學士等準六典國子館學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太學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

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子孫耻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叅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亦量許取無資廕有才業人充如有資廕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冒廕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厨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準新補人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君諱某字某某先為嬴姓當周之衰處晉為趙氏晉亡而趙氏為諸侯其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為六國俱稱王其別子趙奢當趙時破秦軍闕與有功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為氏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尉岫岫生喬卿任襄

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君才隋末為薊或作薊令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衆武德初朝京師拜武侯大將軍封南陽郡公卒葬大梁新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生珉為玉鈐衛倉曹參軍事贈尚書左僕射生季龍為嵐州刺史贈司空清河崔元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為司徒侍中北平王贈太傅謚莊武莊武之勲勞在策書君其長子也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太原授河南府參軍建中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衛獻御服用物弓甲煮器幄幕奔走危難上嘉其勤超拜太常丞賜章服遷少府少監太僕少卿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植松柏終

喪又拜太僕少卿疾病一年貞元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終于家凡年四十有五其弟少府監暢上印綬求追贈贈絳州刺史布帛百匹君在家行孝友待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慎舉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潁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少府始孩顧託以其姪為繼室是為陳國夫人陳國無子愛君與少府如已生其薨也君與少府喪之猶實生已親負土封其墓夫人滎陽鄭氏王屋縣令况之女有賢行侍君疾逾年不下堂食菜飲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本草恒置左右子男二人赦前左衛倉曹參軍馭右清道率府胄曹參軍女子二人在室雖皆幼侍疾居喪

如成人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掇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復讎狀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

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

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錢重物輕狀

右臣伏準御史臺牒準中書門下帖奉進止錢重物輕爲弊頗甚詳求適變可以使人所貴緡貨通行里閭寬息宜令百寮隨所見作利害狀者臣愚以爲錢重物輕救之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貢夫五穀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爲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而錢愈貴也今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

布出絲絲百貨之鄉租賦悉以絲絲百貨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內及河渭可漕入願以草粟租賦悉以聽之則人益農錢益輕穀米布帛益重二曰在塞其隙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爲器皿禁鑄銅爲浮圖佛像鐘磬者蓄銅過若干斤者鑄錢以爲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出五嶺買賣一以銀盜以錢出嶺及違令以買賣者皆坐死五嶺舊錢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爲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

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伏聽勅旨謹奏

韓文卷之三十七終

韓文卷之三十八

表狀

為韋相公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為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庸品承命震駭心神靡寧顧已慚醜手足失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去聲飾吏事徒知立志廉謹絕朋勢之交處官恪恭免請託之累因緣資序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無裨補於涓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誠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恩澤益深猥令超參鼎鉉竊自惟度實不堪任臣某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者上配陛下覆燾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晷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人之哲下垂微臣量已之義無補於理有妨於賢况今俊乂至多耆碩咸在苟以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廻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

爲宰相賀雪表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間雨雪頗少今年春首宿麥未滋陛下深念黎甿屢形詞旨神監昭達皇情感通春雲始繁時雪遂降實豐穰之嘉瑞銷癘疫於新年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皆陛下與天合德視人如傷每發聖言則獲靈貺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臣等職在燮和慚無效用覩斯慶澤寔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憑諸史自雖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錄則名氏年代不聞于茲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聖之姿早處儲副晨昏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利及四海及嗣守大位行其所聞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致太平原大推功實資撰次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修季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所撰先帝

實錄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修臣與修撰左拾遺沈傳師直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共加採訪并尋檢詔勅修成順宗皇帝實錄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姦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錄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歿尚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塵玷謹隨表獻上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錄今月四日宰臣宣進止其間有錯誤令臣改畢却進舊本者臣當修撰之時史官沈傳師等採事得於傳聞詮次不精緻有差誤聖明所鑒毫髮無遺恕臣不逮重令刊正今並添改訖其奉天功烈更加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儻所論著尚未周詳臣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錄永傳無窮謹錄奏聞謹奏

爲裴相公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爲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已人以爲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爲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受恩益大顧已益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追及少闕政理輒以陳聞於裨

補無涓埃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
微誠獨斷不謀將待踰量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
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曆勤身以儉與物無
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
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
知無不爲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
旣領臺綱又毗邦憲聖君所厚兇逆所讎闕於防虞幾至
踣斃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
祇自內慚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
忘其陋污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厨高宗登傅
說於版築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齊桓起甯戚於飯牛雪耻
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
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
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
藪草木魚鱉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爲之時得非常人之佐
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
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
理乞迴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爲宰相賀白龜狀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

右今日某宣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伏以禎祥之見必有
從來物象旣呈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爲蔡蔡者龜也今始

韓文 八卷之三六 六四
入賊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
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見其
應不遙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效太平之運其在干
今臣等謬列台衡親覩嘉瑞無任抃躍之至

冬薦官殷侑狀

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
史殷侑

右伏準貞元五年六月十一日勅停使郎官御史在城者
委常參官每年冬季聞薦者前件官兼通三傳傍習諸經
注疏之外自有所得久從使幕亮直著名朴厚端方少見
倫比以臣所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臣所諳知不敢不舉

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進王用碑文狀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

王用神道碑文

右京兆尹李脩或作修是王用親表傳用男沼等意請臣與

亡父用撰前件碑文者伏以王用國之元舅位望頗崇豈
臣短才所能褒飾不敢辭讓輒以撰訖其碑文謹錄本隨
狀封進伏聽進止其王用男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白玉
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某官某乙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用男沼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跡聖恩弘獎特令中使宣諭并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無任榮抃之至謹附狀陳謝以聞謹狀

薦樊宗師狀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識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徽自代狀

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性懷恬淡外和內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况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望伏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錄奏聞謹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以收復淮西羣臣請刻石

紀功明示天下為將來法式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願使
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為愧
為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
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為時而生持簡操筆
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
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
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巨工小二雅周王
是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為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
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
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
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伏惟唐至陛下再登太平剗刮羣姦

掃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為俊偉
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
英所在麻疑作森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
郎官博士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
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為淺陋顧貪恩
待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
其不可繪畫強顏為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
撰成謹錄封進無任慚羞戰怖之至

奏韓弘人事物表

右臣先奉恩勅撰平淮西碑文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弘
等今韓弘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未敢受領謹錄奏聞

韓文
八卷之三
八七
伏聽進止謹奏

謝許受韓弘物狀

臣某言今日品官第五文嵩至臣宅奉宣聖旨令臣受領韓弘等所寄撰碑人事絹者恩隨事至榮與幸并慚抃怵惕罔知所喻伏以上贊聖功臣子之職下霑羣帥文字所宜陛下謙光自居勸勵爲事各賜立功節將碑文一通使知朝廷備錄勞效韓弘榮於寵賜遂賜縑帛與臣於臣何爲坐受厚貺恩由上致利則臣歸慚戴兢惶舉措無地無任感恩慚懇之至

韓文卷之三十八終

程